

創作小說選

荃麟著

序

二三十年前，做學生的是不准閱讀小說的，偶然有誰在書房與僉儉翻閱水滸傳之類，夢一類書籍，給父兄和老師發見了，便免不了頓手心戒申斥；罪名是：不治正業，看閒書。這種所謂「閒書」據說大抵是誨淫誨盜，看了要壞人心術的。雖然做父兄的或老師自己則又不妨在茶餘酒後公然翻閱，這也許是因為大人們功夫已深，心術已正，看閒書消遣是不要緊的罷？

五四文學革命以後，這種情形漸漸減少。文學的重要性和積極性，漸被人們所了解，學生們不僅被允許可以閱讀小說，而且小說及其他文學作品也被採入學校教材中去了。老師有時也在鼓勵學生從事文學的創作了。直到今天，雖然仍許多人對小說抱着舊的成見，但是小說在文學用，已經是不容否認的。

五四時代，小說的地位

是表現人生，反人生的。這是對於

的文學見解，而

想的憤慨。到了近

表現人生，反映人生的

的一種有力武器。文學創作實踐和我們的政治實

樣，都是客觀現實發展中間，去追求人類的真理，去創造人類生活真善美

不過文學是從社會的具體生活現象底認識

我們從這樣觀點去理解文學時，小說和其他文學創作的評價便益發提高

但是，我們感到，今天一般青年朋友，對於小說的理解和欣賞，還往往不夠和不能

深入。許多讀者還只是陶醉在小說的曲折情節里，或僅僅被激動於故事的表面緊張和纏

綿，而缺乏更深入的從作品里面去探求它本質的社會意義，甚至有些人喜歡讀小說，

因為它是一種輕鬆有趣的讀物。這種現象不可否認是普遍地存在着。因此，一些富於情

節和趣味的庸俗作品，便到處受人歡迎。從這種現象上看來，所謂「小說是閒話」這種

淺薄的觀念，仍然或多或少的殘留在人們頭腦中間，這需要我們繼續的去克服它。

我們知道，一篇真正有

小說及其他文學，是一種超現實的

它的基，我們纔更認識清楚

的，不僅是供人欣賞的，且是社會生命實踐

的，不僅是供人欣賞的，且是社會生命實踐

的，不僅是供人欣賞的，且是社會生命實踐

的，不僅是供人欣賞的，且是社會生命實踐

的，不僅是供人欣賞的，且是社會生命實踐

的，不僅是供人欣賞的，且是社會生命實踐

的，不僅是供人欣賞的，且是社會生命實踐

的，不僅是供人欣賞的，且是社會生命實踐

的，不僅是供人欣賞的，且是社會生命實踐

的，不僅是供人欣賞的，且是社會生命實踐

的，不僅是供人欣賞的，且是社會生命實踐

經過怎樣

苦的過程。

者在作品里所訴說的，就是他自己對於

這種思想使

者引起了共

鳴，就轉化爲一種生活鬥爭和創造的力量。作者所選取
極其平凡渺小，然而從平凡與渺小中間却容許我們去看到時代的極重要東西。作品的故
事不過是個軀壳，軀壳里面的靈魂，纔是更值得我們去欣賞的東西，所以對於一篇好的
小說的欣賞是應該具有和作者在創作時同樣的嚴肅態度，把它作爲清遺品去隨意瀏覽，
實在是一種罪過。

一篇作品的完整與否，是決定於它藝術創造上與善美所達到的程度。善美的一致
是藝術的美底最高評價。一篇作品在真善美的要求上達到更高的境界，它的藝術價值也
就越高。所謂「真」，就是指作品的現實性；所謂「善」，就是指作品思想的主題的正確
性與真實性；所謂「美」，就是指藝術創造上的形象性。現實性，真實性，形象性，這
三者是文學創作也是文學欣賞的最基本條件。因此我們着手欣賞或評論一篇作品時，首
先應該去認識這篇作品的主题，
什麼。這種主題有時不
生的附屬條件，
也。

說，作者在這篇小說中，訴說的中心
，需要仔細讀始能領悟的。譬如
個滑稽的喜劇；二是再看幾遍，便

出作者深刻的痛苦與憤怒，只有內容的認識上，纔能看穿。

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

其形象創造

不表現的。因此，作品中則所描

生活與性格，便是傳達作品主題的最主要東西，也是我們在欣賞和研讀時最應注意的地方。小說中間的生活描寫與人物性格的形成是經過現實概括的過程的，因此多少是含有典型的成份，我們必須研究這些性格的特徵。作者是在把握和發展這些性格，以及這些人物性格的現實程度，從處處細小的描寫中間去理解作者的創作方法與過程，這樣纔會幫助我們對於形象化典型創造以及寫作技巧諸問題的理解。

研究文學不僅要從作品上去理解，尤其需要從現實的日常生活上去理解。一個對於現實生活不能認識的人，他尤難去理解一篇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所以我們一壁閱讀小說，一壁尤須時時去觀察社會事物，作品中所反映的現實，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眼前的社會生活，同時眼前的事物也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作品。研究作品必須不是孤立的，而須從現實理解上去着手，這一點尤其是初學者所應注意。

在我們閱讀小說的時候，自然須具

認識作品

缺點，但是

你纔開始

欣賞作品的內容，而且

料和篇幅是極少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生的短篇小說，以及已經為別人再

馬克思

選註者

一九四二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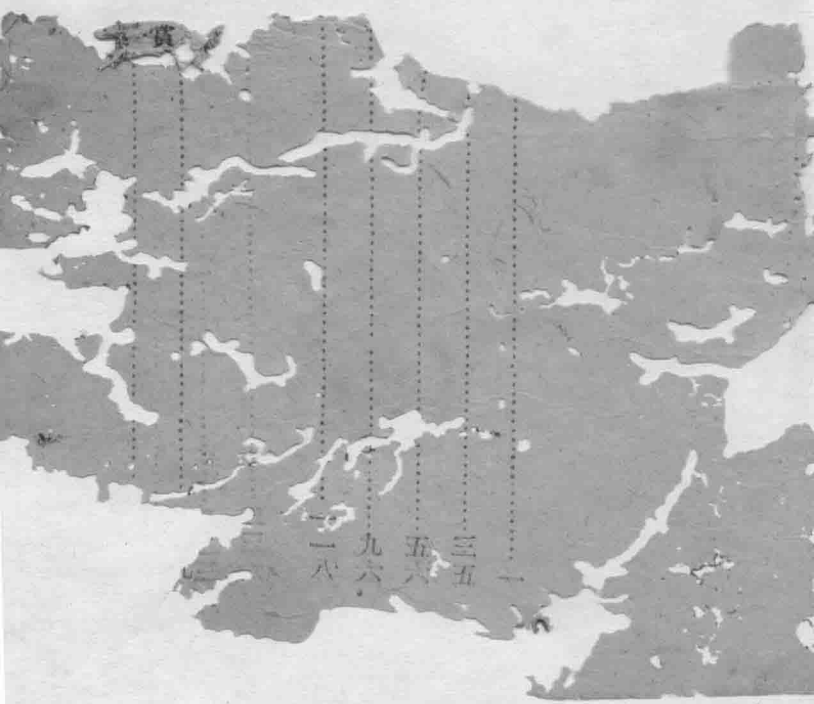
合，精選者
言，動筆至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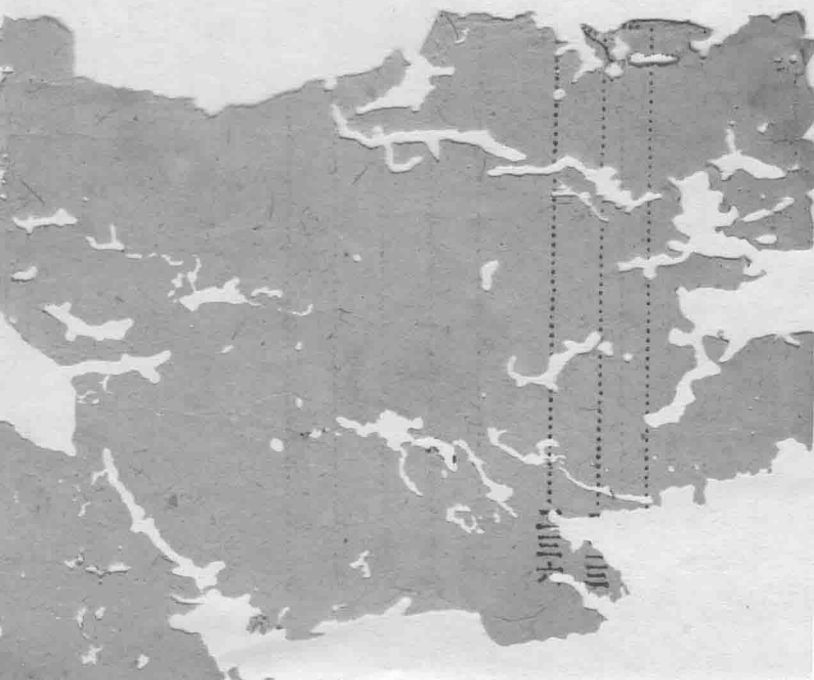
四

四

四

四





職業

噲嗽着，使下巴儘可能埋向外套的領子裏；同時把帽子拉了又拉，企圖要兩個耳上沿一齊插向裏面去。這却沒能夠，頭髮太長了，所有帽子的餘閒全被佔了去，也只好這樣，讓牠們同鼻子一樣吧，先露在外邊。

在我每次出去，這是全要照樣準備的。看守宿舍的老頭子，他也是每天照樣站在我的近邊——大約總是一般地遠近——倚着門邊的一張牀，像子像在監察着我，但可不是。一直等到我準備好了一切，他總是照例說這樣的話：

「李先生，請早，天冷，開門閉戶不容易啊！」

他用手

抹上的鼻涕，有時候也用衣角拭擦自己不斷流淚的眼睛。我呢

知道這是不容

不容易又有什麼辦法呢？所以每天總是在他咳嗽的時候

「老頭，

不起你，等着我有了職業就好了。我……」

一定……

……終也沒作過結語。接着總是「一定」聲聲不能遏止的噲噲。

老頭子也從沒回過這

「……後面應該埋些什麼。老頭子連想似乎他也沒想過。

「好嘛，等他們全回交你也就安心區吧！今晚我也許不回來；要回來就早回來！

「噫——噫——噫……」

好容易使噲噲停止下，而後向老頭子作了一個通常的手勢，要他關好了門。老頭子

今天卻沒有照着作。還是呆板的立在原地方。那裏沒有表情，充滿摺皺的臉却照着燈光

轉了向。

我回頭看他，他在用手抹着鬍子說：

「聽見嗎？沒有事就早點回來呀！屋裏怎也比街上暖和多了。啊！年青的人，身板

就是這樣不濟……」

老頭子的說話，我沒有回答。也不能回答。回答也沒有什麼必要。這話，和往前門

縫裏射出來的燈光一樣，很快在我的背後消滅了——也是在它的縫裏。

大門位置臨着「袍隊大街」的盡頭，方向向東。這裏所說的門，是沒門扇的。縫

是三根木方架成，樣子像日本神社的牌坊。不過這是非常有被風吹倒的危險呢！

——走出院子的範圍，從松花江上——江與這條街組成了字形的關係——掃過來的順北風，很快就把你每顆毛孔吹透。手在兩隻衣袋裏，緊緊攥攥。衣袋裏本來就空著的，這時候好像更空一點，拳頭孤另的懸在裏面，實在不調協——一種惡心便便嘔吐，免強遏止着，可是嗓子又開始蠕動——眼睛爲了剛才喉嚨噴出的淚水還沒有乾，新的淚水又開始出現了。鬧得看路也有點朦朧。睫毛怕是要黏在一起。眼睛也不敢闔一闔，新的嗆嗽迫着着我，不得不暫時蹲下身子。這樣可減了些江風吹打的面積。待到把應該嘔吐的東西嘔吐出來以後，用衣袖拭一拭企圖要黏結的淚水——然後站起來，還沒等身子恢復到直立的程度，新的惡心，新的嗆嗽又重新開始！一直立起蹲下闔了這幾次，到額上沁出一些汗的時候，纔算安甯一點。於是才踏着新落過雪的大街，再向江君住處潛發。

不同的，今天走路的樣子有點兩樣了：輕快，有力……咳噎咳噎……雪被鞋底碾軋的聲音也響亮多了。——這是一年來心裏從來沒有過的充實和安甯。我想着，且了江君先不要向他——

——經找到了職業。最好先和他猜，猜我有什麼幸運的行情，並——

和他打個小

加輸了，然後再給他。這樣他一定要更高興吧？是的，這門我一定

作意外的精

，下日……不同，使他吃驚，吃驚得放下他的筆桿來詢問我。他的眼睛

一定要閃光

……他可以拿這故事做題材，寫一篇很好的小說，賣了錢那一定要請我吃很

好的東西啦……他也曾很關心過我的職業……

路途的距離並不算近，至少也有二里左右的光景。如果在每天走起來，怕不止這

數目。這里的路燈不如「中央大街」那樣繁多，也沒有大商店，雖然在街角也有些賣雜

煙的店舖，或是小酒館等類……實在他們並不肯浪費了電力，同……那樣來照耀當

街。吝嗇得連門上全沒一盞。有的從窗子透出一點光亮，那還要經過塗滿蒸汽和沒有

解冰的玻璃。在我還有錢的時候，不，那是說在我還有職業的時候，也常常到這些小店

舖裏買些什麼，如胰子，牙粉一類的東西。還有時也到那個「酒館裏喝半盃酒，吃一片

灌腸。那裏面的酒客，多半是「靈西亞」的浪人，老年的乞丐，「吉卜賽」女人，還有

到成年就吸食「海羅英」變得蒼白細瘦的孩子們……他們幾乎全數去搶了買一盃或半盃

燒酒的顧客的資格，在那裏取燬到半夜。如果較闊氣的酒客多些呢，他們就要被店主人

暫時請出去，到街上或是什麼地方走一走，不必灰心，這時間不會隔很久的，他們會

一們也不缺少的重新返回來。喝了酒他們也有精神嗚呼，腳着地板響出咚咚……的聲音。這樣一直要挨到酒館宣布閉店的時候。在門外他們還互相打着招呼，分頭跑去。至於他們全跑向那裏去呢？這我却從來沒想問過。不過那時我是，很溫暖的寄宿會，與現在住的完全兩樣——也沒有那樣一個老頭子——但也常常在那裏一直留到半夜纔回來。

這是去年冬天的事了。現在那個酒館還是照樣，窗上閃出近乎焦黃的燈光，人影也還是來回的走動。就是那個大個子，生着絡腮鬍子的酒館櫃檯，並且也還清楚記得。每次去總總是和我握手——那時我有職業，知道嗎？我的樣子在那裏已經夠得上闊氣了。雖然僅是每月三十元錢的書記，並且每次祇喝半盃酒，吃一兩片滷腸，有時也吃個肉包子，喝一盃茶……不過從來沒吃過一次午飯。可是無論那酒館客人怎樣多，我却一回也沒被請出過。那時我真是幸福的呢！不知道現在是否還能夠享到同樣優待權利？自從沒了職業後，連一丁一錢也沒去。那酒盆，灌腸……生疏了呵！還是二年前的事了，大約總也有一……

喝酒並不是我所愛好的，在有職業的時候，每月還要到醫生那裏去，以查一次……

他要說：「多休息，不要喝酒；也不要吃煙，少思慮不相干的事情，你病慢慢就會好起來。」

「照例也祇給他三元錢。這樣我在三十元薪水內，每月總要抽出十分之一去看醫生。有時他會用些滋補藥品的名字，什麼「魚肝油」一類的東西也吃過兩瓶。後來我覺得這真太麻煩，從他那裏出來便順手將那洋文寫得蠻漂亮的處方撕成細碎，不負責任地拋開他。最終簡直就不再去檢查了，把省下來的檢查費，便存儲在這一個酒罈裏，漸漸消費了牠，那時我想：醫生爲什麼會說這些浪費的話呢？他最近能不能死，或怎樣就完了。休息和我有什麼相干？他許是不知我的職業？後來我知道是自己錯怪了醫生。醫生爲了他的職業，只要他看見我這「類病的人」他便應該這樣說：「多休息，不要喝酒；也不要吃煙，少思慮不相干的事情，你的病慢慢就會好起來……」

這也是一年多了，沒經過他的檢查。不知道程度進展得怎樣了，等着吧！我不是有職業了嗎？——今天二十五日，明天上班，就打算到一號這五天內幹，從一號總該有薪水的吧？那麼到月底要有三元錢多餘，還是應該到醫生那里檢查一下。常是這樣，下一定不行的啦！一定應該振作一下，至少該把病醫好了，再聽聽醫生的話才對。

不見這根牽着的嗎？爲什麼讓老頭子笑話我呢？……見了江君一定也把這個計劃說給

江風，不再那樣苦苦的從我會後吹打了。已經快接近「中央大」的中端。只要轉過街角不到幾十步，至多也不能超過百步，就是江君的住所。那個青年管門人是熟識我的，他不拒絕給我開門吧？夜還不能算深。

「喊！請你把門開開，我要到江君家裏去。」

「這時候還串門嗎？」管門人全部臉和嘴巴被帽子和大氅的皮子占完了。祇留着兩隻眼睛，一隻鼻子和一張說話的嘴。皮領上深深凝結着白色，好半天才把門弄開。我的哈嗽又重新開始。同時爲了管門人的皮領和帽子的引子也似乎恢復了感覺。因爲疼痛得難堪，便頻頻踏動我的腳。

「要走就早些走啊！太晚了是沒人給開門的。我們主人有命令，年頭太亂，好人壞人不容易分辨……」

「這慶一我答應着，但我想這傢伙爲什麼今天這樣不和氣呢？江君得罪了他嗎？江君住在這樣房主人的院子裏實在不相宜。他的朋友多半是窮的。我想着，反正明，我就

算有職業的人，少來兩次吧！不要使H君爲難。

H君的住處，比這自己住的地方還熟悉，只要將那扇門把手一拉，門木角就會擦着磚地響出啞啞的聲來。每次總要把腳底的泥土或是積雪擦留在外面，看得使H君的女人擦地板時費力。H君呢，却顧不到這些了，耳朵和鼻子實在凍得有點麻樣，就連鞋底黏的「雪釘」也顧不得弄下。

屋裏畢竟不同外面哪！過去好像是生活在兩個季節的世界裏。

他們還是同平常一樣，住在這個盒子式的小房裏。H君的女人給我一盞，H君不在家。起初我的臉以及鼻子，耳朵……燃燒得傷心一般疼痛，加上無停止的嗚噓，把什麼全忘了。路上所想的有趣的事情……甚至H君的女人問我什麼話也全忽略了。

我剛安下心呢，了一口茶，接連身上起了幾個寒噤，H君回來了，領口也結滿着白霜。

「冷！」一進門他叫着。「啊！還是你呀？」他抓過我的手，我很快的抽回來，他